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_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

宋 周應合 撰

祠祀志一

十志後祠祀何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功德之祀著於禮經神亦之居掌於宗伯詎可忽諸建康山川之靈甲於東南由古以來郊社於此者皆與君廟食其間者多忠臣若琳宮梵宇又多僊士高僧之迹見於古今名流之所記詠者宜不誣也因而書之是亦社稷宗廟

罔不祗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之意祠祀志所以作也
諸不在祀典非有賜額者不書

古郊廟

南郊壇案建康實錄晉太興二年所築郭璞卜立之在
宮城南十餘里注云在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又云今
縣南有郊壇村即吳南郊地

考證吳大帝太元元年始祭南郊在秣陵縣南十餘

里

吳志大帝時羣臣上奏宜脩郊社以承天意帝曰
郊祀當于中土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若周文王都于豐
鎬非必中土帝不聽終吳之世郊祀廟社缺然無可
紀者晉元帝渡江大興三年始議郊祀立南郊於巳地

建武二年定郊兆於建業之南

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

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
宜于此修奉王導等皆從組議遂始立南郊于巳地
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唐會要晉元建武二年定
郊兆于建業之南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
五百神實錄云大興三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
郭璞卜立之圖經云在今縣東南八里長樂橋東籬
門外三里其縣南郊壇村即其南郊也宋孝武大明三年遷郊兆于秣

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廢帝復舊

尚書左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

古茂間禮燔柴于泰壇就陽位也建元初甘泉河東
裡埋失位終亦徙于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于
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
又南出道狹未聞開闢遂于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
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
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途陽路脩遠謂宜郊正午以
定天位乃移于秣陵牛頭山在宮之午
地廢帝即位以舊郊為吉祥復移本處梁武帝即位

南郊為壇在國之陽常與北郊間歲普通六年改作

南北郊

隋志梁南郊壇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
徑十八丈其外再壇四門運歷圖云梁武中

大通五年郊祀異香三至神光五色圖照滿壇陳武
帝又修繕南郊園壇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大柴
燎向天金陵故事云梁武帝時改作四周築土壇
宮三重便殿一所兆域數里今其地在城東南與婁

湖相近

南唐郊壇即梁故處在長樂鄉去城十二里今

為藏冰之所

北郊壇案建康實錄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青溪

考證晉元帝立南郊未立北郊明帝太寧三年始議

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康八年追述明帝前

指於覆舟山南立之制度一如南郊

宋書云江左未立北壇地祇衆

神共在天郊成帝立二郊天郊六十二神五帝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乙天乙太微鈎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北郊則四十四神五獄四望四海四瀆五

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鑿無間山蔣山松
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
蓋江左所立猶如漢京闕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文帝
元嘉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于是八座奏省
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
並留如故文帝立儒學館于北郊十二年嘗開武于
北

宋孝武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今鍾山定

林寺山巔有平基二所濶數十丈即其地

宋書云北郊晉成帝

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為樂遊苑後
以其地為北湖移于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
于白石村東又以為湖乃移于鍾山北原道

梁武帝

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
北郊為方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

有陞其外為壇再重陳北郊為壇高一丈五尺

晉王恭使

前將軍王珣入守北郊

宋元嘉中每闋武于此

梁嗣徵引齊兵為寇侯安都距齊軍于北郊壇紹泰

中齊蕭軌等渡江

亦屯于北郊壇

祿壇石按通典江東太廟門北有石丈如竹葉小屋覆

之宋文帝元嘉中脩廟所得陸澄以為晉孝武時郊祿

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

星石

明堂在城東南七里不詳其處

考證宋書晉元帝受命中興依漢故事宜享明堂宗
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大明五年有司奏國
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
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但作大殿屋彫
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是年五月新
作明堂丙巳之地宮苑記云在博士省南博士省在
國學南國
學在太
廟南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詔以明堂地居卑濕
可量就埤起以盡忱敬陳亡焚毀皆盡將作監大

匠宇文愷量臺趾丈尺寫樣奏聞

晉太廟舊址在秦淮西

考證晉太元十六年二月庚申改作太廟秋九月新廟成案地志太廟中宗置郭璞遷定在今處帝常嬖廟東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築欲依洛陽改入宣陽門內尚書僕射王珣奏以為龜筮共違帝從之於舊地不移更開墻堦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宋以後仍之至陳乃廢

社稷諸壇附

府社壇舊在城南與江寧縣社壇同處慶元元年留守張公杓移置下水門內秦淮南岬風伯雨師壇附

上元縣社壇在縣白下門外尉司之東

記云

上元治秣陵中名北縣先唐合于江寧宣孝皇帝五載號上元明年因以名邑國朝天禧間昇

州為節度府中興獄衍列于陪京一同之寄視昔為重矣淳熙六年五月承議郎趙侯來涖茲邑時丞相中國公以魁望鎮北門寬大蘇平百吏樂職侯素所蓄積得展布之下車之冬首治馬驛財力大充弗沮弗媮顧瞻社宮歲月荒老祠宮日漫間嘗寓之他所侯曰是職也宜先粵明年撰日即工以七月既望經

始三旬而成其地西直臺城財里所東走句西南枕
秦淮北眺鍾山中為屋六楹有畸外為垣餘百五十
大崇崇其壇時立典壇雲煙紫翠森列獻狀春秋藏
事榮戟具來明宮齋廬崇飾儼雅子男邦君之祠莫
與儼焉先是歲戊戌國家用太社令言制詔郡邑增
社稷之禋于時百辟肅然連心蓋謂風人所稱祈報
惟謹考儒先論勾龍棄之功與素王等故得祀徧天
下嘻其重矣哉今茲壇崇恭上之詔明古之訓一舉
而二徽具其始可書侯名伯晟字明仲篤古而文綜
練有官業同予第進士且俱吏吳中相樂甚書來徵
吾文以記辭謝弗獲刪為踈寔月而日之以諗來者
俾共于祀事尚侯之心云淳熙八年三月十五日宣
教郎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奚商衡記并書
又記邑社久弗葺後四十年秋浦葉宰為長于斯乃
更新之設壇墼四始甃以石築墻堵百六十有奇始
覆以瓦建齋宮十有八楹視昔加崇高焉前闢軒宇

拜下始有地後初直廬更衣始有所擇舊材可用者
為屋東隅以封牲牷西隅以處徒御始肅然無譁舊
循墻自北而入今始作南門舊行事草莽間今始為
砥道縣計比歲赤立銖積粒聚經營于庚辰仲夏踰
年而後落成夫邑有人民有社稷皆當務所不可緩
而新之亦常事也不必書而書之紀歲月也嘉定十
四年辛巳歲長至日記又記金陵五邑上元為壯
邑有社社有宮經始于淳熙庚子越四十年稍葺于
嘉定辛巳又二十有三年秋浦陳侯始至視宮墻摧
頽已甚樵牧出入蕩無限制未幾齋廬為西風所震
棟撓屋壓積瓦礫與壇齊秋祀雨驟作仰漏旁穿無
所庇障相禮者至操蓋行事薦裸興俯弗暇如式侯
惕然靡寧喟然數曰令所職在農農所重在祀春祈
秋報從昔加嚴旱乾水溢于焉致禱而蔽祀之地圯
陋如許奚以收聚誠意求神顧歆乎拱睨之間始銳
意更新且召梓人手畫口授大畧定矣將漕孟公點

廉而聞之自當塗書扁額來力贊其成侯退而視夫
帑廩則枵如也且邑為附庸一絲粟皆上之府令不
以負租督過已幸苟可撐拏了歲月何新為新之寧
不勤吾民前此諉之近郊里正吏執舊比來令汎焉
責之彼苟馬塞責不久仍故與其煩費而無補孰若
搏約以有待力裕則其辦也不擾期寬則其成也不
苟乃銖積粒累一意濟斯役迨今春而始畢工棟宇
易以堅木繚牆覆以陶瓦去積壞披荆榛置門闕嚴
扃鐫于是仰瞻乎齋宮昔撓而今隆周視乎垣墉昔
痺而今崇循行乎壇墠之中昔窒而今通于斯過者
昔慢而今恭矣終三年間無歲不豐十八鄉之民謳
歌于春風和氣中含侯不容口侯曰此神之休吾何
功之有欲然以為未足也儲材庸力凡可以植壞起
仆者靡不精思治事之庭退食之堂游息之圃淑問
之所向之浸淫朽腐藉濕支傾凜乎若壓不可一朝
居者咸撤新之市材役工直與時平交手界予鴈鷺

行一孔弗敢謾訖事而田里晏然罔聞知夫嚴壇宇
以事神也肅居處以洽民也侯于此蓋兩得之非才
有餘孰克辦此由逢辰觀之學為本才次焉世之為
操切為不恤者遇事立辦而民不免告病茲非短于
才正以過于有才耳然則以才集事非難以學為政
斯難吾夫子于門人之為邑者至不輕許子路在四
科中以政事稱然聞其使子羔為費宰則曰賊夫人
之子及其言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則曰是故惡夫
佞者蓋未嘗讀書而使之即任以為學未必不適以
害之未必不至于慢神而虐民子路且以此為聖人
所非甚矣邑之不易為也侯以儒飾吏由分教有聲
而長斯邑廉而不求人知明而終歸于怨民神之主
也政善故得民民和故神降之福居是室也微有媿
于心登斯壇也將有愧于神新社宮而及縣治其寔
相闕其本則在誦學是說也健決之吏笑以為迂學
道愛人者僅有取焉逢辰備數郡之學與侯相始終

三載于此知侯為詳輒述所見以詔無窮侯名夢高
字子升治行轉聞及瓜而代有日方進進為時用云
淳祐五年歲次乙巳三月望日從事郎充建康府府
學教授方逢辰撰并書奉議郎差充松江制置使司
主管機宜文字兼參議官汪埴篆額從事郎建康府
上元縣丞趙洪脩職郎建康府上元縣主簿趙崇擔
迪功郎建康府上元
縣尉徐宗大同立石

江寧縣社壇在縣西南府社壇之東

溧水縣社壇在縣西南二里

紹定四年知縣史彌鞏移
建于縣治西北望京門之

裏景定元年二月權

縣事趙介如重修

句容縣社壇舊在子城北今移在青元觀西南

陳後山
談叢業

君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壇而盜止

溧陽縣社壇在縣西南二里

記云

邑之祀事社稷為重祈報有常迺所以為民也記曰重社稷故愛百姓宣其然乎則垣級之黎

毀祠室之撓腐詎容若是忍耶溧陽社壇在縣治之西自立縣固已立社第歲久不治壇圯墳夷莽莽潢汙或致穴穢春秋薦享牲牷雖具而寓祭之所乃不克稱行禮者惡覲禮者歉嘉定戊寅會稽陸公來視邑事始慨然念之然政務膠轕財計枵瘠支顛補罅未暇也越明年己卯歲則大熟十有一月埽既尉茲邑獲忝僚末以事公公眷顧特屋有懷必吐閱歲庚辰嘗諭埽曰社稷自古尚矣考先儒之擇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勾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稷蓋亦各以其有功于水土者配然而犧牲既成粢盛既

潔祭祀以時則可以必其無旱乾水溢之憂不然則
且將變置其所配食之人矣古人興事盡誠責寔幽
明不問若此今茲登稔薦臻家給人足公私倉廩儲
粟浩穰豈非社稷之有功于民乎不葺其弊不新其
舊不嚴其報非予責而誰責崑曰唯于是九坂首以
順公之美贊公之決居無何公廼捐金發帑下公移
尉司督役兵護作六月甲申衆工齊事七月癸丑乃
成為二壇其廣袤也丈九尺有五寸其崇峻也二尺
有五寸以祀社稷又為三壇其廣則丈其崇皆然列
于左右以祀風雨雷之神齋獻俛薦與灌奠燎瘞各
共乃位各得其所外門旁廬績藻一新明敞改觀公
始歲事儀牧增煥神之聽之祥祉昭格庶民用寧百
穀用成公之重社之義為民之意于是乎驗矣雖然
昔子路使子羔從政于費邑吾夫子以為賊夫人之
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而夫子深惡其佞蓋子路謂有民人而治之有社稷

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于是而習是亦為學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然則詎可以不讀書于治民事神之先乎矧惟公之先公世世積學逮于西清鳴道闡文日益富贍而源流所自公獨深造之博洽經籍貫穿史傳以至終夜不寢益進進而不息則其讀書也豈尋常者比哉故其于縣堂亦必以讀書區之凡政績彰彰無非其英華之發見者也重社愛民特其一耳公命婦記其事因以述之併及公學占從政之大槩以示來者云時嘉定十有四年正月廸功郎建康府溧陽縣尉陳婦記又記次春初至深上適行社祭入壇之境道華而垣圯壇燼存縱廣大畧祠官屋上漏下濕幾不可損足問其方所則違于經詳其儀設則悖于禮觀諸祝史則翫于習竣事而退厥衷愀焉曰令司社稷也社稷民命也春祈秋報此為何事以至于此蓋邑猶家也整則事事條理不特內寢堂外門巷所以妥神靈者亦然若家

廢則事事踈窳居處出入弗治何有于幽明祝告之
所次春靜而思前此視邑之刑敝有不暇葺者況社
稷乎雖然置彼整此猶不失為社稷主其邑孰為大
社稷為大社稷不治是忘本也夫天統元氣而始萬
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稟氣受形所以位天地育
萬物也先王之制饗帝則于郊祀社則于國凡皆以
類來之邦國都鄙則設社稷之壇社土神也配以棄
風雨雷因地為神也祭以時蓋天之尊不可瀆而人
依形以立取財以養惟地最親故田社所以神地道
也正道不明禮樂廢壞士狃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
性人役利害之私以清鬼神之分繇是祈哀于老佛
乞靈于龍岡謂寶坊真館潭洞湫澗之所尊于社稷
黃冠白足巫覡方伎之流上于縈檜嗚呼其昧理也
甚矣次春早夜恂慄幸邑治粗葺則及于社稷因考
晦庵朱文公參訂政和新儀凡神位祭器儀式可
法也廼正方嚮廼新開垣廼闢塗路為屋凡九楹望

拜有宮執獻有位祭器有室更衣有所于以飭玩立
情示吾重社稷之意記不云乎重社稷故愛百姓重
民愛也重社稷敬也愛固生于敬也輕社稷而曰吾
能重民誣矣雖然人心涵太極五行之理所謂敬者
澄穆虛靜以此神明交彼神明無念不敬則無民不
愛儻平曰心與敬違雖矯飾于拜伏獻裸之頃非敬
也如民何次春既以自警併著其刻于社以告來者
寶祐改元八月吉日宣教郎特改差知建康府溧陽
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松江
制置使司幹辦公事劉次春記

風伯雨師壇附府社壇

祭龍壇在縣西南十二里陰山上國朝景德三年置

古太社太稷壇晉元帝建武元年初立宗廟社稷在古

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廟右社稷玄風觀在
太社西偏對太社右街東即太廟地社立三壇帝社太
社各一稷一在縣東二里

按宋書

晉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二社一稷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因之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

江左又然也吳時宮東開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與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寔錄云晉初仍漢舊儀置官社而無官稷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中詔併二社之祀傅咸奏宜如舊詔一依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隋志梁社稷在太廟之西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

雩壇通典晉穆帝永和有議制雩壇于國南郊之傍
依郊壇遠近注阮譔云在巳地隋志天監九年有事雩
壇遂移於東郊在籍田之域內

武帝以雨既陰類而求
之正陽其謬也甚東方

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
雩壇應在東方祈晴雨于此

籍田壇在城東十五里按隋志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
建康北岍築兆域大小列種黎柏便殿及齋官省如南
郊別有望耕壇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以觀公卿之推
別有祈年殿普通二年徙籍田於東郊外十五里

詔曰
平秩

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年禮制可于震方問求沃野具茲千畝大同五年又築雩壇

於籍田兆內

紹泰元年齊徐嗣徽復入至玄武湖陳武帝遣侯安都扼之戰于耕壇南即此地也

蔡宗旦金陵賦注梁籍田壇在城東二十里青龍山之前

鍾山壇在鍾山南巖上苻堅大軍至壽春晉武禱於壇神曰當助攻堅見八公山上草木盡為人形又聞風聲鶴唳皆言王師至堅衆大潰西走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初修社壇邦之有社重祀也壇壇齋廬歲久頽敝景定

四年鼎新修朔祭壇四座齋廳一所櫺星門及前後左右挾屋看守宿屋大小總一十有七間週迴界牆屋下裝摺一圓備總費四萬二千七百餘緡米五十三石有奇

社壇大使馬公光祖重建郡邑有社壇春祈秋報古也今存其名而禮制失之矣祀事之項升降跪起聽命胥徒動容鄙野甚非所以格神明而來靈貺也夷考政和五禮新儀壇壝崇廣具有成式乃命主江寧簿楊相如

按古制而築之社稷之壇各一飾以方色燾以黃土南位而北向燎壇瘞禬悉如禮又為齋廬兩間以備陰雨而祭風雨雷三壇位北向南亦鼎新焉

記云

社稷在祀典視羣祀為重以其闕于民者大也我朝政和列于五禮新儀淳熙編次成書頒之

天下制度威儀纖悉畢載自禮律同錄藏于法家不能家傳而人誦之州縣循習苟簡平居暇日莫過而問及乎行事惟執事者是聽諉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志于古者相視太息而已金陵陪都立社有年矣壇壝非制祭器禮服猶闕咸淳丙寅夏潦害稼丁卯雨不時若裕齋先生馬公念念在民靡神不舉社稷莫失焉至誠昭格以克有秋嗣歲將興祀事斯藏于是天台楊相如以江寧主書備員幕底公前而命

之曰余三守茲土至則首謁于社環視諦觀大異先
朝所頒之制非闕典欤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禮之不存神將安饗
猶念夫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曩民瘼未甦罔
敢輕用其力茲歲事告豐民氣熙洽繫神之貺今守
臣古諸侯也社稷之事可不改而正諸子慈湖家學
也從臣嘗以明古禮薦于朝矣盍為我興起而一新
之俾此邦知有此故典洗積習之陋亦幸之大者竣
事則執筆以記其勿多遜相如不敏懼弗克堪載惟
公以社稷重臣心乎社稷如此何敢不恪乃祇率指
誨荒穀旦度舊址聚羣材會衆工審其面勢南直牛
首二壇對峙五壇崇成社稷位于午風雨雷位于子
昔主石不琢今方圓中度昔陞不四出今升降有階
昔方色不施今五彩輝映昔瘞燎無所今壇坎從方
致齋有次熟牲有庖犧象豆籩簋尊俎壘洗勺篚

拈悅中冓必以式疏冕弁幘衣裳韞佩組綬帶履績
畫締繡必以等經始于良月越明年成一物不欺百
廢具舉以此交神明其庶矣乎公之盛心豈為徼福
于神而為是哉亦曰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期于
仰稱國家立社之意焉爾矧公之于政簿斂勸分蠲
租已責養老慈幼惠孤恤寡獄無冤民庭無留訟已
定對越而無媿社稷有靈愚知其福公之民也昭昭
矣相如既奉公命董其役紀其成復請于公圖而刻
之碑陰以扶是禮于勿墜云戊辰正月既望脩職郎
建康府江寧縣主簿兼本府僉廳楊相如撰并隸古
脩職郎特差充建康府
府學教授許東篆蓋

諸廟

城隍廟唐天祐二年置舊在城西北今在府治南御街

東太廟街內

東嶽廟在城內西南斗門橋東國朝雍熙二年置紹興

十一年重建

江瀆佑德廟在城西清涼寺東

事跡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知樞密院事督視軍馬葉義問言比金人進逼江上與鎮江

建康太平諸郡纔隔一水先被金人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以為水府陰佑仰惟陛下神聖威武將士用命虎狼之衆未遽衝突然滔滔大江橫截其前敵軍為之逡巡退卻雖有舟楫不得施者實神陰相于冥冥之中所以致然乞詔禮官考其制依五嶽例峻加帝號令

建康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采石二水府乞增封遣
官精潔祭告已而太常寺言江濱已封廣源王止係
二字欲特增加六字作八字上擬昭靈孚應威烈廣
源王令建康府守臣即與壇之地建廟賜額曰佑德
其乞峻加帝號一節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兼契勘
廣源王本廟係在成都府今來所封廟額并增八字
王令本廟一體稱呼從之黃度記云爾雅水自江
出為沱漢為潛禹貢紀沱潛梁州以岷嶓見著所出
也荊州以九江見著所入也漢東南行過大別與江
俱東至彭蠡漢行于北為北江江行漢蠡之間為中
江孔安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近出蘇文忠公遂以
彭蠡為南江余謂此經文也禹貢導山出岷衡荊州
分域衡陽為南界贛水發大庾嶠下合彭廬牽淦盱
濁餘鄱僚循十川鍾于彭蠡為大澤與江漢東入海
是為南江其源委可攷故曰此經文也揚州紀彭蠡
下出三江江漢加彭蠡為三矣余登金山其北為鵲

窠山兩山對立江分為三而東因陸羽三冷之說驗
禹貢三江為信又求所謂第一泉者在今寺北趾僧
舍中號中冷水冷字之訛也它日有為余言金山
下二十里有海門山亦兩山對立江分為三入海它
日又有為余言歷陽有東西梁山對立江中江亦分
為三而趨東乃知自九江而下山之行乎江中者皆
岷嶓下尾江域于山雖波流相漸被而異槽其安行
順道而不駭蕩遷徙者由此也夫自漢尚書家說沱
潛說三江皆失實吳越春秋范蠡泛舟出三江說者
謂浙浦陽剡三水異出合流于會稽郡之東北今猶
稱三江口瀕海小瀆稱謂偶同非一州之望不足紀
錄水經松江下流奇分為三酈道元引吳都賦指東
江婁江與松江為三瀆尤小本無三江之名且非口
岸蓋牽合不可憑也金陵故石頭城南有江瀆神廟
不知其所起紹興辛巳敵入寇郡禱于廟敵潰去有
旨賜號佑德久之棟宇頽圯弗稱靈貺歲在癸酉制

置劉公改作之江漢源岷山行梁荆揚三州三千餘里挾漢蠡而長之由此入海灌既濟涉之功博矣食于此宜也因念河自秦漢不行九河故道濟絕源不復截河入滎淮亦與汴泗交錯多非禹跡四瀆惟江溟淼衍長持固處順歷數千載而津逕不易方其自梁入荆去海尚遠甚而已有朝宗之勢經特表見之夫豈非融結之初其受命于兩間者為獨異也

真武廟在宮城西北清化市東國朝太平興國二年置

建炎四年金人燒建康凡官舍民居寺觀神祠無不蕩盡惟此廟獨存

後湖真武廟本吳赤烏玄武觀後燬於兵國朝嘉泰中

王運使補之親即其地禱雨而應遂建真武廟

取土得龜蛇

嘉定間胡運使槻增創前殿寶慶初丘大卿壽邁又增

兩廊三門

蔣帝廟在蔣山之西北去城一十二里

事跡神蔣姓名子文漢末尉秣陵死而靈異吳大帝

為立廟

搜神記曰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自謂已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盜至鍾山

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子文曰我當為此土神為吾立祠不爾使蟲入人耳為災吳主以為妖言後果有蟲入耳皆死醫巫不能治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主患之封為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為蔣山表其靈異

吳志

吳初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立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晉加相國

之號

晉蘇峻之難鍾山神同蔣侯為助且曰蘇峻為逆當共誅鋤之後果斬峻太元中苻堅入寇

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

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宋加相國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封蔣王

杜佑通典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自蔣子文以下皆絕孝建初脩復加蔣

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為蔣王齊進號為帝乃以廟門為靈光

門中門為興善門外殿曰帝山內殿曰神居

齊永明中崔慧

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助事平乃進帝號

梁武嘗禱雨有異及魏軍圍

鍾離復見陰助 南唐謚曰莊武帝更脩廟宇

徐鉉奉勅

撰碑其畧曰蔣帝孕清明之氣稟正直之資寔缺德之所生與五龍而比翼自西江考績朕聯事于玄夷北部申威輯庶功于黃旗于時祚終四百運偶三分人懷墜炭之愁家有剝廬之痛帝則勤勞狗物慷慨憂時既援張敞之桴即震李崇之鼓赤心未盡執漢節以忘生青骨難誣降北山而受享飛蟲顯裕生民之舒慘焉依白馬耀奇平昔之威容如在云云詔曰蔣帝受命上玄奠職茲土功昭累代澤被中區所謂有益于人以死勤事者也今位號已極名謚弗彰闕典未申朕甚不取其以勝敵克亂之業為人除害之功因姓開國追謚莊武仍國朝開寶八年廟火雍令有司脩飭寢廟備制度焉

熙四年即舊址重建景祐二年陳公執中增修請於

朝賜額惠烈

景祐二年春蔣莊武帝廟成廟去治城北走据鍾山之趾帝即東漢秣陵尉子

文之神功烈載于前史威靈見于後世項嘗逐盜勇死誓當血食初有變怪乃祠于吳因姓名山雄壓境上繇吳迄晉或侯或王陰助國難終敗賊峻遂帝其號偽唐因之至于我朝日月寢遠沿而不廢開寶中田野弗時悉火其屋廩後完葺甫就像貌厪存歸然一隅鞠為榛莽前此出鎮率巨公大臣所處尊重未始經慮今賴川陳公繇內閣來殿是邦下車之明年款帝宇下周覽咨嗟頽圯之甚以為捍留禦患實在祀典茲山之靈一府之望水旱疾疫歲時禱祠神罔攸居民不蒙福非豈弟父母之意即日庀徒飭材頤指面執盡剏故惡聿圖宏壯既立門戶乃樹堂宇前後挾室左右列廡南翼隆厦烹燂之處北峙表位游憩之所廣敞靜深幾百許柱遐眎輪奐若病腫刮膜忽見物象之明滅却晚嶽嶠如丹青新圖半出霄漢

而飛動蘋藻可薦簫鼓可樂千里之俗矍然驚眠叫
呼奔走僉以為公尊奉神靈發揚幽光斬于樂康觀
于歲成君子曰左傳有之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
也若夫公之聰直與神明通故神有所依憑而山得
以嗣興說以使人不日而成不然何曩時之敗壞一
旦修葺若斯之盛欤先是御史蔣君司計東道盖出
裔孫近在治所躬謁以竣饒文于石府公感之愈加
誠焉二賢固符徵惠邦人不朽之作古之制也御史
以予嘗學春秋繪傳其事

政和八年漕使劉公會元

重脩

政和八年福唐劉公會元將漕江左以事謁祠
下見其廊廡摧毀丹青皴剝懼無以仰稱威靈

用政和六年天子德音以官錢三萬有畸委屬縣完
治殿之毀者完之使新廡之狹者闢之使廣明宮齋
廬煥然一新工始于正月十一日甲午而成于九月
十三日壬辰越三日公率屬吏具祭祠下奉安神像

事既畢以次列坐公顧客而謂曰事神者內誠欲其
至外儀欲其肅然事有激于外而動于內者不可不
察也令夫裸以入廟者仰首四顧凜然竦動毛髮懼
色見顏面非脅于刑威使然也彼其見于外者嚴肅
可憚則恭畏之心怵然生于內自然之勢也茲廟之
食于金陵將千歲矣神之福斯民不可謂不久而昔
之上雨旁風丹雘不飾俾民之祀者牽牲奉俎以入
見其饗廢若此則恭畏之心何自而生焉夫挾謾易
之心以求于神而神弗荅豈神之過哉今幸甚棟宇
復完使今而後民以業而育子孫士以神而蒞官守
者咸知事神之理若此則庶幾乎茲廟常完而不隳
神之聰明亦將昭荅于無窮矣屬吏邵搏撫公之言
而為**乾道八年樞密洪公遵重脩**記畧云乾道七年
康明年樞密洪公自常塗守安撫本道迺行城東直
蔣山得高亢地以為營循山而北以謁于蔣帝之廟

慨然念神之食于茲山千數百年赫有靈響輔世討賊前王賴焉今貔虎萬羣連營其左折衝之威神尚克相之而祠宇陋頽不葺何以徵福于是撰時鳩徒治其廟若神之百湏皆侈而新之四月戊午告成移書石湖之上求文以為記云云竊惟神之英烈能殺身不顧發靈兵間漂疾無方掀推逆亢已敵先代所懷至像設輿馬皆有行色可謂壯哉可謂異哉嗚呼秣陵之盜不烈于熒天之寇石頭之逼不慘于舊京之禾黍鍾離之橋郡陽之柵不熾于中原萬里數十年之氛埃神于其小者猶能奮其威怒有此武功寧獨無意于稽天之大恥乎嘗試酌椒漿桂酒酌神而問之其必有不虛之報以無負于洪公公亦將舍人神之助崇建勲業以無負于上之倚重焉成大不佞故志其遠且大者以告神且以復公之命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左朝奉郎充集英殿脩撰新知靜江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廣南西路兵馬都

幹轄兼本路經畧安撫使兼提舉買馬吳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成大記并書資政殿大
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東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
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部總管兼營田使
兼行宮留守鄱陽縣開國子食
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洪遵立

題詠

元祐辛未裔孫新安仁令靜題青骨沉埋恨未
休寒烟深鎖舊山愁悲風力掃攬槍日勇氣平

吞澤國秋身殞一朝心報國功褒千古首凝旒當年
白羽雲頭扇還許來仍得見不又鍾阜巍巍插太虛
祠堂高拱此山墟誰言荒草埋青骨時有仙風掃舊
廬曾極白馬千年繫廟門爐煙浮動袞龍昏闔棺
謾說榮枯定青骨猶當履至尊楊備涿區巖扉敞
廟門靈風時動戟衣翻禦災捍患陰功大玉冊榮加
帝者尊馬之純一尉為官亦已輕後來封爵一何
榮青相貌由來異羽白威神儼似生當遣陰兵隨

義旅不從私禱長姦萌自當血食鍾山上仍與鍾山
換却名又爵以封王崇六代謚為莊武自南唐緣何
血食垂千祀為有威靈庇一方魏有鍾離尋敗走秦
屯淝水輒奔王蟲生火起徒妖怪載記還應擇未詳

吳大帝廟在西門外清涼寺之西舊傳今廟即當時故

宮

題詠

袁世弼詩人苦曹瞞虐天悲漢祚終山河分鼎峙
氣象發江東一旦墟京洛彌年秦幼冲炎精

竟灰燼紫蓋出艤舳長策資公瑾雄材得呂蒙招延
師友議繼述父兄忠舊府峨雙闕驚濤湧半空風雲
龍虎勢日月帝王宮地力因時險神謀與意同屈仲
思所濟逆順審于衷駿足始交質靈牙曜即戎同盟
界函谷獨斷保蠶叢定霸葵丘劣推心建武同長沙
兆生讖典午刺餘風戰守餘忠在登臨四望中隴遷

成萬古世異想羣雄歌舞歆民祀干戈逐虜功征帆
來浦外久客愴途窮精銳消孤劍飄零若斷蓬徘徊
廊廡下紅葉亂江楓曾極魯將一劍定全吳斗大
祠庭泣楚巫故國神遊應撫掌蘆花楓葉幾年無
周師成曾是東南第一王眼看此地六興亡東緣有
酒登京口西為無魚憶武昌非復虎臣陪殿上空餘
猩血泣祠旁何年並建琅邪廟共對淮山草木長
劉克莊露坐空山裏英靈喚不迴久無祠祭主曾作
帝王來壞壁蟲傷畫殘爐鼠印
灰今人渾忘却江左是誰間

晉元帝廟唐天祐二年置舊在城內西北卞將軍廟側
國朝景德四年重脩後移就嘉瑞坊城隍廟東廡嘉定
五年黃公度作新廟于石頭東兩廡設禮樂羣英三十

六像

太傅丞相中外大都督始興文獻公琅邪王導字茂弘太保中書監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衛將

軍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贈太傅廬陵文靖公陳國謝

安字安石侍中太尉使持節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廣武愍侯中山劉琨字越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贈車騎將軍范陽祖逖字士稚散騎常侍安車軍司

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嘉興元公吳郡顧榮

字彥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穆侯會

稽賀循字彥先驃騎將軍散騎常侍贈開府儀同三

司臨湘穆侯丹陽紀瞻字思遠尚書右僕射贈光祿

大夫平陽鄧攸字伯道安南將軍使持節都督梁州

諸軍事梁州刺史贈征南將軍尋陽壯侯汝南周訪字

士達平南將軍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觀陽烈侯汝南應詹字思遠

驃騎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散

騎常侍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秣陵簡侯廣陵戴淵

字若思 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贈左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武城康侯汝南周顗字伯仁 散騎常侍輔國將
軍領左軍將軍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贈
車騎將軍譙閔王河內司馬承字敬才 尚書令假節
領軍將軍給事中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
興忠正公濟陽卞壺字望之 侍中太尉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贈太宰南昌文成公高平郗鑒字道徽
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
荆江二州刺史贈大司馬長沙桓公都陽陶侃字士行
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江
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始安忠武公
太原溫嶠字太真 司空征西將軍使持節都督江荆
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江荆豫三州刺史贈太尉永昌
文康公潁川庾亮字元規 右衛將軍贈衛尉零陵忠
伯琅邪劉越字世瑜 侍中贈光祿勳潁川鍾雅字彥
胄 散騎常侍宣城內史贈太常萬寧簡男譙國桓彝

宇茂倫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贈侍中車騎大將軍江陵穆公吳郡陸暕字士光
鎮東將軍散騎常侍會稽內史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餘不貞侯會稽孔愉字敬康 散騎常侍廷尉贈
光祿勳晉安簡男會稽孔坦字君平 使持節侍中都
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錄尚
書事贈司空都鄉文穆侯廬江何充字次道 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侍中司空濟陽文穆男蔡謨字
道明 光祿勳右光祿大夫西平清侯琅瑯顏舍字弘
都 廷尉領著作長樂侯太原孫綽字興公 右將軍
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琅邪王羲之字逸少 尚
書令散騎常侍衛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藍田簡侯太原王述字懷祖 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尚書令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簡琅邪王彪之字
叔虎 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
刺史贈安北將軍藍田獻侯太原王坦之字文度 車

騎將軍侍中使持節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贈太尉豐城宣穆公譙國桓冲字幼子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南康襄公陳國謝石字石奴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康樂武公陳國謝玄字幼度彭澤令鄱陽陶潛字元亮

葉公適作記

城隍廟晉元帝舊祠孤寄寒窶牲瘦酒薄祝史桀慢執吏懈弛不記其王此土

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公度作新廟于石頭初卞壺有食嵇紹配馬公謂壺名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嘗為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劉琨迄陶潛三十有四人表異之又謂王藻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于廟西房客或顧而嘻曰惜乎是役也商周之相孚終迄衡是以銘常勒鼎烝從裕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殊勲盛烈亦

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凌烟之目今其得意及後子孫忽于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抔之土不暇為謀徒使文士弄筆于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于殘烟衰草之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遷革尤多尋治城閭新亭豈復異時髣髴哉今不惜數畝之宮聚其賢勞裸饋以倫山川具存楹楠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愛其剝缺摧落而已苟有益于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處仲篡勢已成舉朝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為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辱逮身忠義激發至于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過于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黨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則誇孺子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談致効而非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畧著云五月一日龍泉葉適記吳人滕成書

鄱陽余襄篆額廟作于四月己卯

八月丁丑落成十月己丑刻記

題詠

曾極茅茨綿蕝寄江東陵廟回看滌血紅
危冠纔自保未能無責敢言功
劉克莊元帝

新祠西郭外野人弔古獨來遊
陰陰畫壁閑冠劍寂
寂然窠上覓旅勢比龍盤猶在眼
事隨鴻去不迴頭

葉碑廊下無人看

欲去摩娑又少留

忠烈廟即卞將軍廟在天慶觀西晉蘇峻亂尚書令卞

壺與其二子死難南唐保大中始建忠貞亭於其墓北

國朝慶厯三年改亭曰忠孝元祐八年列於祀典

胡銓作記

建業實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繁職重在祀
與民為政者率皆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凡祀典所秩雜然不可俚數自社稷五祀四望四類
六宗八蜡無所不當祭又有實柴以祀五緯十二次
煇燎以祀中能上能狸沈以祭山林川澤醜辜以祭
四方百物又有礫禳以祭觀雨壇壝以祭地祇酺齋
以祭水旱厲疫營鄮以祭國門屏攝以祭羣小祀中
雷以祭室神又有燄俎以侑食復胙以侑福以至十
倫之義吁亦衆矣今大丞相觀文大學士和國張公
來鎮此府下車之初獨首及下公之祠何哉銓嘗求
其說稽之漢則曰節行者國家之金城稽之唐則曰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蓋導以德禮則人尚名義嬰以
廉恥則人矜節行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
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
城郭封疆夫人皆戮力一心仗節死義則國家安固
隱若長城是不亦節行者國家之金城與秦以并吞
八荒之心欲帝萬世然云生節死難之士有一茅焦
幾不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土崩東漢之亂獻

帝越在草莽曹操奉以為主當是時天下已無漢矣而惟曹氏之為聽姦斧逆鼎搏人而肆其酷海內凜凜以為漢亡在須臾耳然殺一孔文舉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頂伏死以爭終曹公之身而不得逞是不亦忠義者天下之大閑歟繇是觀之公之所以首及下公之祠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公道德忠孝伏一世用不用為天下重輕雖去國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歌思以相天子蓋缺戕之歎破斧也人皆惜姬老之居東而折簋以荅赤眉也天豈容高密之久外況其高勲鴻烈藏在盟府視古人何愧焉而其意方將尚友古人歟然若不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公之意豈不端出于此是仰推無隄之興展義吳會翫歲惕日雖卧薪仰膽而未見死綏之節雖寢草枕戈而蔑聞執兵之陪顧甌脫之警日聞恢復之期未指而士氣委靡告窳偷

生則苟而可微公崇尚名教以砥礪頽風則孔孟仁義之談幾何其不掃地也哉嗚呼尚忍言之或謂銓子言信矣敢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二者同異銓曰不同夫仁人于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于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身成仁夷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焉故結纓而死未能無擇雖然夷齊遠矣有志子路者或可企及不然猶不失為魯仲連也卞公其何歟焉卞公諱壺字望之其大節舊史詳矣故不復識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朔左奉議郎新權發遣饒州軍州事廬陵胡銓記

紹興

八年葉公夢得又即亭之南為廟請於朝賜額忠烈為殿三間位置公像仍列公二子眈眈於右又以嵇侍中紹配食於左

請廟額狀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壺廟一所在城西南隅謹

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寔相成帝蘇峻之難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于敵眈眈時見壺沒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于一門成帝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給錢脩其塋兆歷代封殖載在典祀自金人渡江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計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壺等輩數百年間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詔後來欲望聖慈特依應天府張巡許遠蔡州顏真卿例賜以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仗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紹興十五年晁公謙

之乾道四年史公正志嘉定四年黃公度皆脩崇之

互見忠孝亭及墓下

伍相廟按建康實錄吳孫綝侮慢人神燒大航及子胥

廟今不詳其所

總龜詩話云儀真觀西一水縈迴南入大江號曰胥浦一日三潮俗云子胥解

劍渡江處其西又有伍相林對南岸竹篠溝下口又有廟里俗呼為伍相泊馬廟其地在上元縣長寧鄉

晉謝將軍廟在城西南隅戒壇院之側唐咸通九年建

將軍蓋謝玄也

廟記

昔典午氏之東苻秦不庭空國南下淮淝之役將軍談笑而却之其功係諸生靈其名播之天

下其行事焜耀于史冊廟貌血食垂榮無疆此固不待記而傳不因文而顯也有唐咸通九載肇祀將軍于城西南隅今統司中軍講武堂之右是其故址皇宋乾道間統制魯侯安仁觀其堂皇淺隘日近塵囂練習戒期往來雜沓廼改卜峻地用恢前規崇基峙鳳集之臺勝勢接龍盤之阜然庭宇已成而不揭其

號珉石既具而未刊其辭雖鴻勳偉績顯晦不在于
斯而歲月無傳踪跡莫考亦非所以垂方來示永久
也闕典未備因循逮今丁巳之夏適值風雨飄飄祠
門俄圯統領張宸會諸將校而言曰厥今王業偏安
驕敵未殄于斯之時政宜勦力一心仰慕前烈將軍
之廟不克脩葺則何以繼魯侯崇泰山之志慰忠臣
奮激之心乎迺相與出俸資鳩工徒易其舊闕表以
新額築植告備赫然改觀嗚呼提八千之衆破百萬
之兵以生前之忠勇為身後之英靈草木皆人形風
鶴皆軍聲俾幽冥之昭格矧躬列于神明將見壯我
軍容肅我行壘保佑社稷奠安邊陲其有望于將軍
者如此于是乎書時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朔日
三山鄭之翰記

題詠

曾極兒輩能軍國未危更令朱序助聲威秦人
若也全師集雲母車盛晉鼎歸馬之純苻秦

親自到淮淝真有回山倒海威只遣八千精銳去能令百萬敗兵歸雖從太傅求方畧要是將軍識事機廟食如今知幾歲英風隱隱動窗扉開喜處誰知履齒邊分明江左再神乾莫教從此輕肥子容易談兵

誇少年

晉陰山廟在城西南一十二里晉建武中丞相王導於岡阜間隱約見步騎數十駐立壠上導怪之使人致問俄失其所夜見夢于導曰我乃陰山神也昨隨帝渡江寓泊於此卿為我置祠當福晉祚導以其事聞上乃置廟於此仍名其岡為陰山國朝開寶八年平江南曹翰

重脩因為廟記書于堂之西壁

題詠

楊備爐煙香斷暮雲凝陰德山高衆所稱間府琅邪舊蒙福龍飛一馬至中興馬之純相君

一日到郊坳步騎俄逢十數兵拂曉見來殊隱約中宵夢此極分明陰山血食當知我晉帝南巡適從行

事既奏聞因立廟

坡地亦復享嘉名

晉梅將軍廟在城南門外雨華臺東地名東石子岡晉梅頤嘗屯營於此又名梅嶺岡或名梅頤營後人即此立廟

文孝廟梁昭明太子是也在城內西南新橋之西面臨

淮水建炎焚毀紹興五年再建

題詠

曾極德隱前星民已和山隈水曲廟何多皇孫不得承天統猶使爾翁恨蠟鷺

武成王廟在右南廂鎮淮橋之北御街西唐開元中詔京師及天下州府並立太公廟南唐徐鉉武成王廟碑云入端門而右迴旁太廟以西顧即今處也

李王廟在城東南十里南唐李主也里俗呼曰李帝廟歲時祀之

廣惠廟在城東三里廣德張王也

淳熙省劄

資正殿學士正奉大夫知建康軍府事錢良臣奏臣伏覩建康軍民昨于府城東初

行蓋造正順忠佑靈濟昭烈王廟一所保護一方軍民消災集福每遇祈禱雨澤無不應驗本府今歲緣自入夏以來雨水愆期有妨栽插秧苗臣于五月十九日躬親前詣本廟祈禱即獲感應連日雨水霽霽高下之田悉皆霑足有此靈跡其正廟見在廣德著于祀典委是詣實欲望聖慈特賜加封庶使一方軍民轉至欽崇牒奉勅

宜賜廣惠廟為額

題詠

葉適題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秋老憂不得入土禱于祠山廟期以三

日逾日而雨大降插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于廟廡建業守龍泉葉適夏至老秧舍寸莢求田回回不敗犁羣農無計相聚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休證傳言環玦三日期注練

翻車連曉暝龍神波后何慘愴昔睡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壩哀哉震澤幾為原願三頃首帝王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三聖廟之神即蒼史王也廟在府治之西偏未詳所始嘉定十年李公珏始加增闢十六年余公礫寶慶元年丘公壽邁皆相繼脩崇至于今不廢祈禱以正者必應

廟記

陪京重鎮盤龍踞虎天設險要建旄仗鉞坐麟堂聽政眎方岳為獨尊山川百神拱揖祇命最

親且近者三聖神祠在焉歷年多祠宇頽圯弗稱厥祀蛛簷蘇壁來者動情客燕賓鴻既去輒已嘉定丁丑制置判府安撫留守待制侍郎隆興李公始克撤舊觀鼎新之是役也不勞民力不費公帑割俸資用

揆日告功殿廡宏敞而邃深廟像端嚴而儼肅璘珞
華彩光射圖壁精燭瑩潔儀物畢陳日輝月明意象
非疇昔矣神非有求于公公非求媚于神慨然注念
若此豈廢興自有數遇合自有時邪吏民贊歎紀其
事本末辛巳仲冬相與致辭屬郡人吳藏為之記歲
曰公帥西淮邊無警塵夜月秦關春風漢隴太平杯
酒恩意涵濡宅是南邦適壯屏翰萬山鰲鎮一柱鯨
波于江于淮福施滋廣銷鸞再駕惠信益孚和氣致
祥民物昌阜豐功偉績殆不勝紀一祠宇之修何足
侈公美乎涉筆非敢辭不敢僭也雖然昔風雨之飄
搖今丹青而黼藻亦足為神賀矣始序其梗槩夫神
無方無乎在無乎不在敬心所向神寔寓焉按著舊
所傳王聖神祠占跡受世享者蒼史史名頡黃帝時
史官倣像類形創書法詔天下真有功萬世朝廷省
部官府奉事曰蒼史王不忘其初也鴻荒迨今幾千
百年英靈在天不泯豈獨私此邦詩書文物之地篤

意信向故神之眷念益新神亦不輕于有所寄矣崇
牙列戟門衛森嚴犀甲熊旗鱗次羅列神居其中密
贊陰扈星猶在漢漏未傳宵梅角聲催人影月照守
帥未正席過其祠者必先瞻禮守帥而下朝夕寅奉
節朔祭告克恭克謹罔敢或怠暮春三月時維誕辰
都人士翕鄉崇仰神血食于此榮矣雖然神亦何負
于此邦神之四目即有四司靈官曰舉留曰開聰曰
證誤曰追失猶今府掾六曹郡織悉事咸總焉一歲
之間陰陽變調方內熙妥襦袴興詠道不拾遺吏責
寬矣神亦得以自寧不然吏方懷懍以為憂神能無
動情乎一日之間官府晏如文書整治庭無留訟獄
無滯冤吏治舉矣神亦足以自慰不然吏方倥傯不
暇神能無闕念乎一日之間堂陰晝靜燕寢香凝金
鑠綠沈雍容樽俎神亦為贊喜其或鳳驚拱前案牘
叢委曉燭散午夜坐分更神豈能自暇逸乎有悃必
致禱有禱必求應役役于神之前者總總也惕然懼

無以應之殆有甚于吏之念民者矣夫孰有知其心者蓋亦有知之者矣目相接知敬中有憚知畏處危難知警岸遠舟移水平波靜此念轉異所以敬者暫而非久迹而非心也我公獨能為神興建祠宇于先再至又懼奉事有間選虞胥老于事甯其姓者專其責豈公之聰明正直默與神會愛民利物一念交感于心自有不容釋者歟公知神之心神知公之心公知敬于神神知敬于公神能體公之意惠此邦之民綿綿永永于無窮民荷神之休亦將感公之賜縣永永于無窮矣敬書是以告來者時嘉定十四年長至前三

日謹記

又記

三聖大王乃通鑑史冊蒼史王也王姓蒼名頡王有四目者掌籍掌筭開聽追失三聖者籍筭

為其一開聽為其一追失為其一能明此三事故曰三聖所主官府之籍計筭忘失所在官府建祠王生

而聰慧正直忠節乃三月三日聖誕世人多不知其
生辰者遂致湮沒于今徧行詢問方得此寔行在省
部往往立其香火祭祀不絕此間名之曰三聖省部
奉之曰至聖蒼史王名號雖異其寔一也王有四司
靈官如府之六曹也一曰舉留二曰開聽三曰證誤
四曰追失內有一事灾咎隨其所掌誠心禱之無不
感應此間卻闕此香火若能隨力創制方為圓備王
掌人之休咎灾祥無不關涉又有羊頭三聖者行在
亦有祠乃七國時功臣旌忠是其封今南門
外越臺正是其祠若比之府之三聖非也

曹王廟舊在江寧社壇之前王諱彬謚武惠國初統兵
平江南不殺一人邦人感之故立祠焉歲久祠廢後人
但以土地祀之事見年表

褒忠廟在城南門外建炎三年立褒楊邦乂死節之忠也詳見年表及府學祠堂記

廟記

上即位三年金人再入寇渡淮薄江師于東采石先是車駕幸越宰相杜充總諸道兵留鎮江

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李稅以前執政為戶部尚書供餽饌充聞敵至出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統一居數日敵知充無鬪志遂渡江江上之軍皆不戰盡潰充與其戲下數千人北去遂降敵敵入建康稅與邦光不能守稅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獨通判軍府事楊君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死矣稅邦光愧謝猶強擁君工馬即郊次與俱見金四太子命使拜君叱曰我不降何拜並適歸卧其家敵雖暴猶未敢辱君也明日

遣其將張太師好諭君授以舊官君以首觸階陞曰
我以志死何多以誘我為敵大驚卒止之徐曰公所
守固高奈勢不可何第歸審思之吾明日復見公君
退亟移書其將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運者幸速
殺我無久留我至明日其帥燕稅邦光坐堂上樂方
作召君立庭下君瞠眎稅邦光叱曰天子以若拒賊
不能抗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樂尚有面
目見我乎賊將有起取幅紙書死活二字佯脅君曰
公無多言即欲死趣書死字下我乃信君眎吏有簪
筆持文書側立即躍起奪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
敵相顧色遽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金四太子君不
勝憤遙望見大罵極口痛詆仰視呼天曰天寧久假
汝行礫汝萬段尚安得汙我敵怨使人疾擊君挺交
下君罵不絕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敵去州以
事上聞天子為太息詔贈君直祕閣官其子二人即
死所立廟紹興三年資政殿大學士葉夢得為江東

安撫使得其舊吏徐超知溧陽縣事張知則皆君死
時在旁知狀言君甚詳而前有司奏不盡備乃復列
上請下太史書于策太常議謚時君家在遠君尸猶
藁葬城西關外詔加贈君朝奉大夫謚曰忠襄賜其
廟額曰褒忠官為之改葬乃以是歲三月甲辰葬君
城之東南隅二里既啟殯君尸猶不盡腐胸腹輕虛
如芝菌即其墓前為廟環以周廡禁四旁無得樵牧
率其僚以天子之命告君祭以少牢而積藏之君諱
邦又字希稷吉州廬陵人舉進士入官先以奉議郎
知溧陽縣州兵叛囚其帥宇文粹中君部曲有起應
賊者諭止之不聽盡圍捕滅之檄鄰邑兵入討賊賊
以故不得騁卒就擒其忠決果敢皆天性云君既列
廟祀宜有歌詩歲時薦獻乃具著其事而繫之辭曰
天生蒸民地限四極有不能然乃殘上國既殄我民
爾則逆天疇非赤子胡勿舍旃在昔恪恭罔加一矢
不我來庭敢干我紀揭揭楊侯梗其喉牙萬夫一軀

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憑我抑誰謂爾殘我挫我斥
天子曰嘻唯我有臣曷不贖之人百其身屹屹崇岡
侯安于域掬捭旅楹侯有廟食惟皇上帝命侯來歸
顧瞻山川申我王威侯食百世旗纛旂號百靈齊趨
從侯北指侯車轟轟于彼故疆覆其穴巢向有虎狼
若叩帝閭帝笑為喜四方既平侯祀百世曷慕非忠
曷畏匪死簡于帝衷惟忠弗畏明明天子與帝一心
是播是崇是顯自今百流滔滔貫于南邦我詩孔昭
配此大江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江南東路安
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建康軍府事管内勸農
使行宮留守葉夢得撰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
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行
宮留守范成大重立石

旌忠廟在城南鐵索寺之東南紹興三十一年金兵犯

淮西御前策選鋒軍統制姚興獨以一軍與金接戰於尉子橋鏖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沒于陣將死猶手殺數十人知樞密院葉公義問以事奏聞特贈正任觀察使仍命立廟賜今額

省劄

禮部狀準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劄子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劄子

奏契勘建康府選鋒軍統制右武大夫姚興十一月十七日與金人戰于尉子橋以兵四隊當敵數萬衆鏖戰數合手殺數百餘人以援兵不至臨陣戰沒死不忘君忠勇可尚當議旌賞以激士氣為天下忠義之勸臣除已差參議官一員致祭及往其家撫視孤幼并支賻贈銀仍開具諸軍陣亡將士姓名保明推

恩外欲望聖慈特降霽旨先次將姚興贈觀察使除
依格與合得恩澤外吏特與恩澤三資仍許奏異姓
并于本寨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日別
于戰場立廟牒奉勅宜賜旌忠廟為額

忠節廟在城東三里與半山寺相望隆興元年夏江淮
都督張公浚命李顯忠邵宏淵收復宿州宏淵將王珙
深入敵營勦力鏖戰自辰至申手殺其兵甚衆竟以戰
沒督府以聞特贈閬州觀察使命于本寨前立廟賜額
忠節

廟記

上即位之明年建元隆興夏四月命少傅樞密
使魏國公浚董師北征五月甲子度淮己亥與

金人戰于符離拔其城前將軍珙死之魏國公具以
聞有詔贈珙閬州觀察使官其子若弟八人命建康
守擇佳山廟食之十二月癸丑廟成賜號忠節惟將
軍姓王氏字伯溫濱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謚威定諱
德之第三子今武康軍承宣使主管殿前因公事珙
之弟威定公以西州虎臣遭時艱難捍大敵立大功
為中興名將威定沒太上念之深收用其諸子紹興
三十二年冬金主亮入寇駸駸逼江岑以尚書戶部
侍郎被旨行江上時將軍兄弟守桂石敵張甚淮屯
多失守將軍列疆弩楊林堤上持滿待敵我師乃濟
亮銳意渡江將軍戰艦中流遇擊大破之亮即日遁
去明年太上內禪又明年間符離之役後四年岑至
自江西纔入秦淮殿前公遣刻省潘壽隆持書來曰
自逆亮死朝廷未嘗弛備而敵情狙詐無狀陰擾淮
人使不得奠枕中原遺民繼踵請命者不絕逮王師
北度所至迎降珙弟先拒隋河口而復進及符離敵

騎來我軍以五色分幟珙率所部絳衣鐵冠奮勇苦戰自辰至申凡數十合敵軍辟易俄敵帥擁精騎數萬直指珙軍飛矢如雨貫胷洞脅珙拔箭鼓作益死戰招討使止之珙奮然謂國家多事來先人以善戰名珙何敢辱今日以馬革裹尸幸矣復上馬激將士奮臂大呼而入手格殺數十百人城拔而珙亡矣此弟兜時已不凡先人討賊山東留之濟上方八歲為賊所掠問其名曰我王夜叉子也我父惟能殺賊賊驚怖不敢害具鞍馬歸之後十餘年金人寇淮南諸帥合戰柘皋先人自採石濟江襲敗昭關珙不俟命率騎士由萬歲嶺以前宣撫使張俊揮之殿珙曰父豈少我乎父不顧死矣子當從珙平時喜書史至古人死節處輒掩卷太息垂涕在軍三十年得賞賚輒以享士士以故樂為之死重念先人易箚之誠曰我起隴畝中專斧鉞為將帥臣上恩我厚矣我死汝當捐軀以報不然非吾子也珙果不辱命矣珙晚出

雅聞杼山平生以名教自任願借此筆以激後來岑
不識所謂前將軍而聞其不辱君不辱親不辱兄如
此宜大書深刻以侈上賜以來無窮謹題曰贈閬州
觀察使王公忠節廟碑因作詩遺其子露使歌以祀
之將軍家世隴西秦將翦之後我國初徙通遠軍熟
羊寨後所謂華州者今陷敵矣威定公統軍來建康
因家焉辭曰皇天佑宋生虎臣奮身縈韃起西秦勇
義智畧衛霍倫西平再見翹復興疾首仇敵敗憑陵
恨不一舉空朔庭鳴劍抵掌志幽并提兵北趨指神
京遇敵大戰符離城絳衣鐵冠目怒睜敵衆辟易屢
竄奔飛失洞脅殞其身帝心震悼詔廷紳一旦失此
飛將軍作宮廟食妥其靈生為人雄死明神雖歿不
愧遠與巡氣衝斗牛叩穹昊臣魄長駐大淮濱鎮山
之南勒堅珉百世祀兮慰忠魂徽猷閣直學士左朝
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岑撰并書

惠澤龍王廟在水西門裏大軍倉東政和元年建

記云

政和元年夏五月余率僚屬禱雨于上下神祇未應邦人頌恭迎鍾山真覺像于保寧方盤哀

祈越翼日有蜿蜒降于州宅之階猶大若指面長及尺許璀璨類青蜴蜥間以金線顧瞻升降怡融自若已而憩于瓶上之柳枝再夕乃去尋有迎致于保寧者彩鬣而黑足又有得于臺門之肩者黑脊而紺尾神爽英異弗食弗飲每酌茶以獻則騰躍入甌搖曳湯上弗畏也郡僚再拜歎言且曰是豈順濟邪順濟于江湖底賴往來甚大東南歲漕數百萬舳艫相銜渡浩渺而無顛沉者蓋其力也與凡睹靈姿靡不為福今乃屢降而其將至于江城無小大咸有廟祀茲寔會籓廼寄梵宇儻沐大貺容築祠以報亦民願也余不敢諾而心然之未幾甘澤霽流蒔秩遂徧倅車曰是可以舉矣廼往相地余為請于部使者而得金

錢委掌使趙君司岸張君董其事肇工于七月之甲戌而告成于九月之癸酉堂室高深門序端翼前臨通道下瞰秦淮往來之徼福者踵相接迺嚴像設備禮奉安迺為文以祭其詞曰惟主陰功盛德底賴南邦江流渺彌越數千里舳艫以濟往來用寧封爵建祠載在祀典顧茲建業寔號會藩館舍蕭然乃依梵宇牲牢靡設民意缺如時當朱明愆亢方厲靈姿屢降來應禱祈甘澤霽流多稼用茂貺施既厚報稱是圖迺臨康莊迺築爽塏辰不累泆新宮既成輪奐高明用嚴崇奉載蠲穀旦式具醪羞尚其燕寧永為民祐既奠爵脩然復見大小有三而采色不同江寧宰曰願勒祝詞于石以示事始余曰是不可以不祀也乃併為書其本末以示方來云歲在辛卯十一月丙申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江寧軍府事錢塘薛昂記并書

蜀三大神廟三神有德有功著靈遠矣今東南州郡所
在建祠金陵大都會獨為闕典制使姚公希得蜀人也
分閭是邦乃度地於青溪之側昂創是祠又於其傍建
道室為禋燎之所取管下洞神宮額以名之

創造及房
廊費三十

三萬米八百石買田解本各十萬錢諸石
契據砧基寄軍資庫命道士王道立主之

廟記

蜀三大神廟食東南無慮數十州陪京繁盛一
都會寧神之宇孤寄委陋非所以妥靈游嚴祀

事也景定二年冬予被命留鑰始至簡節疏目治以
不擾相古成民致力厥有先後明年雨暘來敘農事
告登乃廣地于青溪之陽厥既得卜則以季秋經始
匠石材葦一取諸互送之禮搏節之餘越中冬落成

檄掠翼如泉流環繞契陰陽之回復合人物之指歸
吉日辰良乃安斯寢像設鼎列位序以倫爰率衣冠
人士進禮廟下犧幣有儀興俯中度命賓為歌楚歌
之九以樂之鳴鳴然新廟之感舊都之懷也或曰楚
祠睢漳廣祭南海古者各以其地祭之神顯靈于蜀
固也其歆祀于業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其
變動難測無方可泥爾名山大澤之祇常周流乎冥
漠譬之水天地間容有閉塞不通之脉心誠求之蓋
有不疾而速者先王祭法凡五禹之功契之教非此
族也不在焉若清源君之鑿離避沫驅除罔象西人
永賴功不細矣梓潼君之雪毋讐恥職是文人白崖
君之諫君澤民之死靡二質諸祭法俱在勤事定國
禦灾捍患之科而禹契之事同一道也然則惟忠惟
孝其道理最大貫三才闢百聖由先秦越六朝迄今
千六百年益見人倫天理神人寔共主張是項金兵
入蜀為梁于涪中外束手惟神之歸皇武惟揚敵殪

而通非神之聲赫靈濯蜀其不震乎師相載嘉神功
以其事聞煌煌顯封奕奕寢廟孔蓋翠旒通觀上國
忠孝之報其食未艾也矧金陵行闕王氣所聚鍾阜
石城無以異于岷山劍閣之勝也三神之來燕來享
于彼乎于此乎然則人不神不祇神不人不依登斯
廟者盍知予所以建祠之意云通議大夫試刑部尚
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管主管行宮留守司公
事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權淮西
總領鄆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姚希得記中奉大夫
權兵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洪勳書朝請大夫
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寔錄院同修撰兼侍
讀年子才篆蓋廟額
參知政事楊開書

重修東嶽廟府城舊有是廟歲久頽塌景定四年制使

姚公任內鼎新重建九月十日興工至十一月十五日
畢其正殿門廡逐一脩換像設莊嚴總費一十萬二千
九百八十餘緡米四百二十五石五斗有奇

重建吳晉二帝兩廟吳大帝廟舊石城西門外久已隳
廢僅存荒基景定五年春制使姚公希得專委添倅陳
蒙相視據申以謂故基僻左不便款謁晉元帝廟側有
廢寺基頗堪改造庶幾二帝廟貌接軫便于奉祀且有
合昔人題詠何當並建琅邪廟之意遂即其地創立殿

宇門樓廊廡等屋設帝像繪侍臣及辦一應裝摺供器
都門著衣亭則與晉廟共之計用錢七萬二千五百餘
緡米三百一十三石七斗有奇晉元帝廟殿宇重創視
昔增高門廡牆壁則仍其舊而葺之臣主像貌莊嚴一
新廡間三十四賢圖形再從彩繪且作亭廟前盡挹江
山為騷人墨客懷古遊瞻之地用錢六萬七千三百餘
緡米二百五十九石有奇

廟記

金陵自秦有王氣之占後五百年孫氏建都邑
以當其數而不知渡江自有一龍也然龍蟠虎

踞則由孫氏發之而始為帝王州若吳與晉俱啖食萬世可也今石頭之西麓有大帝廟或謂吳故宮而園碣一無所考其東麓則晉元帝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公度繇城隍徙焉兩廡設晉臣像凡三十有四王導謝安特位于西房體粗具而屋亦老矣吳廟去不五十步丘隴之所侵冒樵牧之所便安破屋餘礎頽像露空過者愴之水心葉公作晉廟記已謂邦人不記其王此土矧能記吳大帝邪騷人懷古徒有悲吟如曾景建蘆花楓葉幾年無之句如後村劉公今人渾忘却江左是誰開之句猶數千年前事後是可想矣景思將漕之明年是為刑部尚書潼川姚公希得尹蘆之三年道洽政通閭無遺事郊車草具約登治城觀二卞廟曰吾脩此以勸忠孝焉乃壁石頭城而人駭懷楠之變嘗碧丹之護護也曰是祠晉元帝即舊宇庾而新稍顧其右隆廈重起若主若賓曰是祠吳大帝繇故基徙而並石頭江山最雄處

異代英君昔所經營不妄于斯乎想夫沆寥之夕芒
忽之間儼袂襍之嘉容紛冠劍其來轟紫髯戟若龍
顏煒如相與痛當日之偏安指神州之鶻沒忘其為
吳晉之異今昔之非也子其為我誌之景思曰諾夫
水旱菑疾之應禱者有司顯其事生死禍福之驚動
人者凡民聚其力今公之為是也越在祭法審先後
之序矣而廟不以序乎從世代則晉當後吳論附庸
則吳不得以先晉公曰是不然與孫氏以數州之地
合劉而誅曹也并知任能卹民固境赤壁一戰霸業
以開江東君臣非下人者建鼎分為三則天下事去
矣它日聽童謠而懷建業其志又有大可悲者焉晉
之興也雖取中原于魏而實得正統于蜀晉帝不幸
寄國江沱其明斷足以除克激烈可以死士中華元
氣微弱相承更宗齊梁陳而後為隋唐之混一蓋正
統也今因晉而表吳所以本霸基左吳而右晉所以
尊正統非歎景思請即是以表于廟董是役者通判

四明陳蒙蒙告刻石更繫以享神之辭辭曰山兮如
慕水兮如訴問故宮兮莽何許有翼其宇有百其堵
中寃旒兮冠珮以序邦伯維主酒醴維醕社我民兮
曰毋淪我土景定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大夫集英
殿脩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權淮西總領陸
景恩撰并書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
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寃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年子才
篆蓋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江東安撫使主管行宮
留守司公事姚希得立

重脩忠烈廟卞公壯烈英風千載一日廟祀有嚴歲久
弗治景定五年制使姚公希得乃捐庫金重新脩葺工
物總費七萬九千九百二十餘緡米二百七十三石六

斗有奇

記曰

忠烈晉尚書令右將軍卞公祠紹興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魏國定獻張公來殿是邦下車首嚴

祀事滌庵忠簡胡公記之所以崇節義淑人心也景定二年冬潼川姚希得寔護留鑰後公千百年廟貌弗葺棟桷撓頽旁風上雨治城弔古有慨于心及是昉克以成民餘力為之經始匠石材葺不取諸民規矧佐置一仍其舊儼英靈之如在啟人士之新敬先是廟有租以助經費後乃漁于道流漫失初意因釐正之俾廟不失利以備葺治成既落只盍石諸按公力疾鏖戰奮不顧身死于忠而不廢臣節眡時亟赴父難關不旋踵死于孝而不失子道是翁是季一門所立如此雖古聖賢何以尚茲我朝列聖相承肇修人紀盡力居親者必錄得罪名教者必誅慶厯元祐秩公祀典南渡中興錫公廟額我魏公張而大之豈

苟然哉善乎澹庵之言曰微公崇尚名教砥礪頽風則孔孟仁義之談掃地墮仁而違親義而後君古今萬無是理也臣當死忠子當死孝天下一同是心也卞公之心魏公之心也澹庵之心也希得西士晚出承俊躅于百歲後能不以魏公之心為心乎晉史稱公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殆與范滂母同一令名廟薦弗及非缺歟今併祠夫人于後堂春秋同奠焉發千古幽潛之光示萬世臣子之法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為之書

重脩晉都督謝將軍廟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內特撥錢米付都統司重行整葺自二月二十九至六月初九畢工計費舊楮四千餘緡米九石六斗有奇

重脩姚顯王廟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行脩
葺九月十六日興工至十月初五日畢費一千六百五
十餘緡米四石有奇

重脩忠節王將軍廟景定四年四月初四日興工至五
月初九日畢費一千一百五十餘緡米四石有奇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

宋 周應合 撰

祠祀志二

宮觀

天慶觀在城西門內崇道橋北

考證南宋廢國學置總明觀地即吳治城晉西州也
其後總明觀廢道家者流以儒觀之名為道士觀偽
吳時於其地建紫極宮司命真君殿徐鉉作記云治

城峻址西州舊宇卞貞公之遺隴郭文舉之故臺

本朝大中祥符間賜額改為祥符宮續又改為天慶
觀建炎兵火後羽流結茅屋以居至紹興十七年留
守晁公謙之請于朝重建之 舊太乙殿基即郭文

舉讀書臺也今在聖祖殿後治城樓忠孝亭在觀之

右

詳見卞壺墓

陳軒金陵集載富臨狄咸郭祥正同游

紫極宮竹軒觀王相國舊題蘇子瞻書子由詩祥正
和之有老鶴唳風之句寫之壁間未竟有白鶴數十

翔舞北極壇上徘徊而去 淳祐初留守別公之傑

倡諸司捐金粟重脩之太學正章公權為之記

漢記云

三世至于孝文好道家之學躬脩玄默而清淨之化
流我真宗皇帝紹修聖緒以時考之亦漢文時也意
將不言而化行無為而事治迺大興道教詔諸路軍
州各建天慶觀至于或因或革或狹或廣其土木費
用或一出科降或兼資施捨則不能槩全金陵之天
慶蓋晉冶城故地楊氏之吳建為紫極宮籍田二十
頃在常之晉陵無錫間暨為天慶田亦因之熙寧間
始勅免稅役建炎初金人犯江兵火之後故跡盡矣
其徒結茅居奉香火垂二十年晁公謙之守是邦迺
請于朝一切鼎新帖請通元大師方清廸主之嘉熙
淳祐之交旱魃為虐閭臺望雨靡神不歆邀無應驗
制守資政別公之傑聞茅山景元範誠信質實行可

對越其祖師即開山方君道法靈通的有傳授廼選
請住持就命禱雨章甫奏而迅雷烈風隨作雨集溝
澮皆盈已而有秋邊烽亦熄別公遂以暇日數延見
談玄虛益加敬重因言觀宇頽弊當葺更圖開廣別
公慨然捐金粟以倡兩臺諸寄寓若有力者亦皆出
貲共成自辛丑至辛亥十有一年廼畢工見者咸曰
壯哉觀而況竹亭翼然乎其東境界清特其西為治
城樓地形高樓又高寔留都絕境登樓睇想麥秀黍
離近悲六代之故墟雲靄微茫遠認闕洛于江淮之
外古今變態盡在目中士大夫好尚閒雅常茲游息
若其感慨之餘道香襟塵靜趣天契或興遺世獨立
乘虛御風之想視烏衣翠微青溪賞心雨華鳳臺之
游踵東南之跡皓齒細腰相與娛樂亦徑庭矣噫道
家以太虛為域宇宙為宮三光為燈燭雲霞為香火
主之以絳衣帝君妙不宰之宰脩不工之工居天下
之廣居洞洞豁豁一無障礙此道之所以為大今之

宮室棟宇寔寄也然道自無而生有有復于無則無者超矣自虛而生寔寔歸于虛則虛者至矣我有大患為我有身苟未能外其身而身存則凡教門之事意者有輔于世道盡心力而為之夫豈容已天慶自初建碑刻具詳鑒于火久不復合重建既備烏可竟泯其傳故即羽流所述記其畧焉淳祐十二年正月日承直郎新除太學正古括章公權撰

報恩光孝觀在府治西南

考證觀基元係陳朝進奏院故址崇寧二年十二月奉勅江寧府合置觀賜崇寧觀為額政和元年十二月聖旨崇寧觀並改為天寧萬壽觀紹興九年八月

聖旨諸路天寧萬壽觀並以報恩光孝為額專充追
崇徽宗皇帝道場其曾經燒毀去處州縣不得因今
來指揮輒興工役本觀願自脩蓋者聽

崇禧觀在大茅峰北華陽洞南門之東即古太平觀

考證唐史方技傳道士王知遠少聰敏博綜羣書初
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高祖之潛龍也知遠
嘗傳符命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知遠
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寔告知遠曰方

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重加祿位知遠
固請歸山貞觀九年潤州置太平觀以處之 舊圖
經云晉陶隱居創後為永嘉館復為嘉遁館以待四
方之衆即此也後號太平觀為盜所焚南唐昇元初
重建國朝祥符元年因祈禱致醮改今額建炎四年
廢于火紹興中再創 陶弘景傳云大茅中茅間有
積金嶺先生于嶺西立華陽上下館 舊記云崇禎
觀即梁貞白先生陶君華陽之下館 茅山記云太

師益國公以金帛建造觀宇粗備先是真皇祈嗣茲
山既獲感應自此每歲遇聖節建金錄道場七晝夜
內降青詞朱表并降香施料命句容縣宰充代拜官
設醮於此至今為例由是總轄諸山此觀為甲張商

英撰碑銘

東南之鎮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也肺福地易遷舍真之所宅司命重初之所治晉

宋以來得道之士二許楊陶遺壇故宅猶有存者宮觀十二崇禧總之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鍊金之虬鍊玉之簡妙真之香丹素之詞歲脩常典間遣王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衆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志僊科秘範之所出寶章

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泊之門寂寞無味之教學士大夫未之省或謂州縣政事人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于官道倡計口而賦糧有司互券而出納方斗筭之鈎考孰土木之暇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顛而不扶榱故而不革廳廢而不興垣頽而不作竇文侍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崇福宮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弊紹聖親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于此仲發曩志議營繕之會商英謫蒞管庫公圖以授商英曰子于道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合之不如經者其悉據古考証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出入之所由也體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廼在東隅商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自然者清氣之始也其天為清微其境為玉清其天尊為元始其帝為玉皇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為禹餘其境為上清其太上為大道玉晨居其帝為天皇所謂天者氣之積清

也其天為大赤境為太清其太工為老君其帝為北極本命者支子之神以統于北極者也北極者中天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于其位矣請先玉皇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曰善乎論也茲山宮宇古今廢置不一道街之士有在于是者亦已多矣曾亡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說辨正升降者豈崇無以復靜者或闕于羣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于至無之體哉已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完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回翔遶喉其上于是上清大洞法師劉混康與其授籙弟子曰異時白鶴當以三目士八日來集或有或亡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與真契其何以召其祥請繪公于別室以

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于商英廼序而係之頌
曰一氣之先強名自然致虛為道運道成天三彰一
隱一立三全分為九氣列為八埏我茅峰東南之
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經營先後錯與何公正
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來自雲霄誰其駕之于焉道
遙氣合太冲神遊沅寥監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
絢岩谷煥煥風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
良天子萬年賴及四方何公于蕃百治皆具神之聽
之亦惟公故錫爾嘉穀宜其邦人介爾多祐耆寧厥
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貺紹聖三
年十月八日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事充
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何正臣立石

玉晨觀世人稱為茅山第一福地

考證高辛時展上公周時郭真人巴陵侯漢時杜廣

平東晉楊真人許長史父子唐李玄靜南唐王貞素
並在此得道梁時陶隱居於此精脩為朱陽館唐太
宗時為華陽觀玄宗時為紫陽觀皇朝大中祥符元

年九月奉勅改為玉晨觀

顏真卿茅山元靖先生李君碑云先生嘗以茅山靈

迹剪焉將墮真經秘錄亦多散落請歸脩葺乃特詔
于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韋景昭丹陽延陵人師事
包士榮天寶中與元靖先生奉詔造紫陽而居焉
徐鉉紫陽觀碑云紫陽觀者今上為烈祖孝高皇帝
元敬皇后之所重脩也又華陽洞天寔羣僊之福地
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柳汧煙霞韜映右帶
陽谷川原鱗隱伏龍靡迤鎮以雷平之嶺鬱崗迴合
浸以護軍之澤郭真人中船之地不遷留岸許長史

煉丹之井

自冽寒泉

太平觀在茅山側

考證梁書陶隱居讀書萬餘卷善琴碁為諸王府侍讀永明十年乃掛衣冠神武門居句容之曲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國朝元符中改為太平觀

崇壽觀在茅山

考證九錫碑云宋太始中廬陵太守魯國孔嗣之為道士華文賢建舊記云晉任真人舊宅宋元嘉十一

年路太后建未詳孰是齊建元二年立崇元館為太子嘗臨之重廣基堂唐天寶奉勅重修本朝改為崇壽觀

下泊宮在中茅西

考證三茅記云茅君自秦漢間結庵脩行於此得道飛昇至宣帝地節二年賜額為宮唐貞元十一年黃

洞元作記

記畧云下泊宮者上清司命真君之舊宅也夫大道杳冥遼廓無像神僊主宰尚有

立司太古立以祠堂示存教之跡也

元符萬寧宮在茅山

考證三茅記云嘉祐中有蜀人王略于積金峰結廬以煉丹藥樂全張文定公以詩贈之事見樂全集中略後因事捨去劉混康初入山居之哲宗皇帝召混康赴闕詔以所居為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徽宗皇帝御題其榜曰元符萬寧宮建炎四年為盜所焚少傳揚沂中以私財建造殿堂輪奐踰于舊矣

祠宇宮在中茅峰西側

考證舊記云唐天寶七年勅于廟下立精舍度道士

焚修屯田員外郎柳識建碑

華陽宮在茅山積金嶺

考證舊記本貞白之上館唐天寶七年三月勅度道

士焚脩後燬于兵宋朝政和中重建宣德郎郭衡為

之記

記畧曰句曲山之華陽陶隱居之上館也陶以
上館自居以中館處弟子以下館延四方高士累

功脩總上館居多是以引珠泉以煉大還脩本草以
和名餌誤大慈于宮而向道者心化置靈符于井而
飲水者患愈功成事遂而館名遽立于天監之時真
積力久而華陽始建于天寶之際惜乎爾後干戈鑿

聚于中原烈焰熾延于深谷天后便闕嘯聚者屈之
清虛東窗兵刃則藏之三峯鶴馭遠九轉丹爐曉垣
圮神居跡屏工方暨至我朝海內清肅祥符天聖真
風振興皇祐以來迺有神隱大師道正莊慎質者天
才超穎德操邁逸心恬淵靜身樂清虛侍從師資安
養斯館爰及政和三年己踰六十六載憫漏弗填畏
傾弗支于是起役山嵒鳩工雲集征財蔽谷揮刀摩
天昔唯茅茨今且華之昔唯土堦今且甃之此記

乾元觀在茅山大橫山下

考證陶隱居真誥定錄言大橫山下有泉昔李明于
下合丹而升玄洲梁天監十四年陶隱居初鬱置齋
室以追玄洲之蹤天寶中玄靜先生居之制旨建置

殿堂臺榭甚多皆明皇賜額曰棲真堂會真亭候僊亭道德亭迎恩拜表等亭國朝大中祥符二年國師朱觀妙于此結廬脩行先賜集虛庵為額天聖三年九月改賜今額

天聖觀在茅山積金峰上

考證梁天監初陶弘景開初池沼唐貞觀中建立道靖至德中賜名火浣宮唐末遂廢本朝景德中張明真結廬於此祥符中御製觀龍歌送龍歸三茅山所

得之池即此處也天聖三年九月賜名延真庵五王
賜額為觀

五雲觀在茅山華陽洞西門五雲峰下

考證仁宗景祐太師中書令王文穆公欽若於此建
庵景祐四年四月七日賜額五雲觀慶厯二年十月
丞相晏元獻公殊撰記後為雷所擊碎碑不再刻文

見晏公集中

記云丞相與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
君許國夫人聞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

山之南麓以為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憐時
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勅公門下吏

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顯往增葺焉姑賜名曰五雲觀僱工于天聖之內寅已事于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巖之回抱其與作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祕殿以嚴真供層閣崛起廣除環構修廊蔓衍高閣齊開庖厨有方廢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蹟洞穴表靈峯之蘊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良田外營資糗膳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秘式其所以尊奉遺貌妥安淨衆者罔不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淨冲虛之說歸真復樸之教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于是乎幽經秘談之數演清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鍾修重初廣寒之遊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資化原著在彝典初真宗皇帝既偃武節聿脩文事封太山歎后土謁僊里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于是時都將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元老洎鴻儒碩生內則翊贊宸猷外則討論

經禮用削藁之沈密荷沃心之賞待備前箸而謀定
申與風而令行至如檢玉分丘瘞繒雕壤近向巡豫
嘉壇哀對咸遵秘錄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
鸞而啟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
五嶽升號靈泉效祉並敞真宇茂昭元貺公又歷置
使之任焉摠集髦雋紛披載籍結百世之龜鑑述方
來之矩矱復詔公之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
亨會函笈所蘊源流寔繁欣逢聖明得用論次乃復
選道達其學者校讐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
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訖無抗謬本至性之冲漠益聖
朝之參會倘祥乎重霄太霞之境謳詠乎廣韶曲素
之篇寤寐赤松之遊沈酣金七之藥間接真士高談
妙樞由是脩然有乘聖騁馳離人拚俗之想每出冰
休暇或元辰令吉特想世事虔修淨醮壇宇嚴遽旌
幡颯纓杏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聞縣襪屨久積
精忘倦乾興壬戌歲分符秣陵春言茲山寔邇郊次

俄奉中詔即仲嘉薦注慕靈壤徘徊淨域適爾自得
澹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巖載更年所公樂
其素尚宛若故交還朝秉釣之再歲以其名聞召至
都下宴語紬繹異于常倫及其還山又約它日卜隣
洞府音旨隆密朱生異之後數月而公捐館舍且有
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
預焉續詔自英往還臨蒞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真
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
種民是處三灾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
職次為列僊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
結思崇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矧夫出應賢運越登
極位佐時勲大用物精多非特受靈氣夔踰羣品曷
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默契僊錄往階真格曷以顯太
和之挺生質于前聞其有冥合鳴嘻乘時奮庸握文
武之柄尊主庇物罄其蘊懷執方持衡不疚風議恒
赫燁耀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遣世氛與美門偓佺之

徒相期于烟霽之際不其盛歟不其偉歟惟夫人恪
奉治命無忘適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
終勝槩足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風以文翰游公館
宇見托撰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禮命之辱而忘其陋
燕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
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謀下刊碑誌此得畧而不書
慶歷二年歲次壬午十月晏殊記

抱元觀在茅山柳谷泉

考證舊名柳谷庵政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因陳希
微修行於此有勅賜抱元觀為額慶元間王元綱重
建劉運使嘗題詩

龍崗十里秀蟠雲天斷靈虛館異
人柳眼長年駐春色金精一掬吐

寒津田公羽駕隨颺遠長史琅函得語
真今日我來師接否半窗飛雪話蒙屯

昇元觀在中茅峰西

考證本名白鶴廟劉至孝三遇僊桃之所也元祐中
桐川道士湯友成友直居之政和八年守臣俞橐奏
改今額

棲真觀在崇禧觀東

考證本名玉霄庵舊記云貞白陶君之中館和州史
君尹士年撰碑宣和中賜今額

華陽觀在崇壽觀西

考證舊名鴻禧院舊記云寶曆二年奉勅置即梁昭明太子舊宅丘徵君亦隱於此上柱國李相德裕延太玄周先生於此建立院碑侍御史賈餗文宣和初改賜今額周先生名隱遙字息元居洞庭包山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織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唐令狐楚作記僊傳拾遺有傳

清真觀在大羅源中

考證政和中吳德清始營建為道人棲泊之所徽宗

朝賜以觀額紹興間每歲三月十八日四方道人皆會於此齋時多有鶴至故謂之鶴會

燕洞宮在茅山柳谷汧東

考證宮之東南有燕口山三小山相偶梁普通中有晉陵女子錢氏妙真年十九辭家學道師事陶隱居獨處幽巖誦黃庭經積三十年佩白練入洞自後奉祠不絕至唐天寶七年興脩為宮賜額燕洞宮度女冠以紹香火梁邵陵王為記國朝嘉祐甲辰野火焚

之遂移於句容縣紹興二十年復於舊基上興建
白雲崇福觀在中茅峰西白雲峰下

考證先是華陽宮知宮道士王景溫退居結廬於此
紹興三十二年名聞於上詔即所居為白雲崇福觀
召對德壽宮賜紫衣虛靜之號

永僊觀在茅山國朝淳熙甲辰劉先覺以高士召赴行
在賜對重華宮誦解南華真經引疾還山携賜詩於抱
朴峰誅茅棲泊始名玉霄庵今改此額

寶華宮舊在方山南唐昇元中為母后所建後廢淳熙七年道士呂志淳移其額於城南門外重建

洞玄觀在方山南輿地志吳赤烏三年為葛玄子方山立觀後玄白日昇天今方山猶有煮藥鐺及藥臼在唐貞觀六年併巖栖觀入焉

永樂觀在城東北七十里舊經云漢劉謙先捨宅為觀南唐昇元中重修國朝改為崇虛觀

脩真觀在天慶觀西舊在越王臺下南唐保大七年置

為女冠觀國朝開寶八年焚毀太平興國二年移置於此

藏真觀在茅山疊玉峰南臨大路劉靜一先生解真瘞劍之地國朝大觀中建因賜額為藏真今觀側有靜一先生墓

崇元觀齊建元中改為崇元館唐天寶七年重修國朝大中祥符七年改今額

復洞神宮據舊志所載是宮舊在蔣山太平興國寺東

今有古基塔級存焉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因創興蜀三大神廟於青溪側景定四年就於其旁創一道宮以為祈報燎禱之所因以洞神舊額加之首命道士王道立

為知宮

費十三萬舊
楮米五百石

記云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以渺然之軀並列為三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曰誠而已誠也者寔然

之理匪初匪終匪狂匪聖不可以聰慧求不可以聲臭接而須臾不容離此知愚之所同得也天維高明日月星辰運行無息萬物覆焉地體博厚獄瀆河海洪纖小大萬物載焉上際下蟠無一隙不到古往今來無一息間斷所以主張綱維其間微是理之寔然者其何所取證人與天地同厥有初聰聰視明即此

理之高目下耳者也是非決擇即此理之賞善罰惡者也萬象不能匹形氣不能礙昭昭靈靈毫末有欺而陟降左右已毛髮森豎于大譴大呵之域維皇上帝陰臨下民風雨霜露無非至教神祇上下昭布森列消息盈虛之易處機祥禍福之異宜豈有心其間哉惟天蒼蒼以萬物之心為心而自無心惟天無私以萬物之感應為感應而自無感應不然何其形聲影響不失錙銖如是可考不誣哉衆人昧上天本然之知而為人上天以衆人同然之體而為天其降衷不異而源委本末遂有毫釐千里之差可嘆也後世不推源其自于天人之際岐而為二所以事天者始屋而居之像而崇之曾謂昭格之誠果在是乎雖然收其放心于主一不二之地則其本然不失者固非牛羊斧斤可以盡皆斷喪官宇之設其來已非一日矣建業舊有洞神宮久廢不治景定辛酉東川姚公希得來司留鑰其政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為本

既明年化行惠孚乃卜青溪之勝以祠蜀三大神又
明年因洞神之扁築琳宮于左命黃冠主其香火蓋
亦謂世俗耳目未可頃躋之本然之地其攝齊而入
肅容而登則其心未始不如俸盤水如承大祭不待
驅迫而天理見前斯亦入德之方也已宮後告成公
俾復之記其行事復之嘉公之本心有在乎是于是
乎書景定五年二月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
都府玉局觀合陽文復之誤朝散郎差充
使司參議官嚴灘黃蛻書丹朝散郎差充
松江制置使司參謀官天台趙時橐題蓋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